

# 口弦琴,塞上江南的千年古音

工作室里,68岁的安宇歌轻抚一片薄如蝉翼的铁片,一串清越婉转的旋律便如溪水般流淌而出。这枚长不足10厘米的“小玩意”,正是被称为可吹出“女子心事”的宁夏民间乐器——口弦琴。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安宇歌用半生时光,将千年古音从山野带向世界舞台。

1988年,安宇歌踏上非遗保护之路。彼时,口弦琴已几近绝响:会制作的老艺人相继离世,资料寥寥无几。她背上行囊,开始行走在宁夏的山间乡野。

一年寒冬腊月,她听说海原县有位口弦琴制作高手,便用大半个月工资雇了一辆农用车进山。颠簸5小时,到门口却只见铁锁挂门,村民告诉她,这家的主人去新疆打工了。直到入夜,才等到女主人回来。晚上,安宇歌睡在这家人的土炕上,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恍惚间想:这风声,不正是口弦琴的呜咽吗?

采风十余载,这样的辛苦往返,成了安宇歌寻艺路上的常态。最艰难时,她背着幼子下乡。儿子李旭听着口弦琴声长大,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弹奏。如今,李旭不仅能制作造型独特的口弦琴,还协助母亲完善了口弦琴记谱。“他听口弦琴的神情,就像当年的我。”安宇歌说。

2008年北京奥运会,安宇歌在“祥云小屋”展示口弦琴技艺。一曲终了,外国观众围在门口:“这么小的乐器,怎能发出如此有穿透力的声音?”她即兴将口弦琴抵在唇边,演奏中,仿佛世界都听见了塞上江南的千年古音。

此后,安宇歌的足迹遍及亚

非欧。一次在西班牙孔子学院授课的经历让她记忆犹新。“我让现场观众把眼睛闭上,只用耳朵去听。”口弦轻颤,簧片震动,仿佛雨水敲打铁盆,无数观众在这种陌生的旋律中沉醉。

演出归来,安宇歌的焦虑仍在:“会弹口弦琴的妇女大多年龄大了,年轻人觉得它‘土’。”她深知,一味固守传统,口弦琴将失去未来。

守艺之困,催生着破局之思。走进安宇歌工作室的展览间,竹制、骨制等各式口弦琴陈列其中。“竹口弦琴以薄片制成,两端穿线通过扯动发声;铁口弦琴则以金属材料为主,音色就更清亮。”安宇歌演到哪里,就搜集、研究当地的口弦琴,不仅复原了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的口弦琴制作古法工艺,还创造性地将竹口弦琴与铁口弦琴结合,通过改良琴体结构,让其音色更丰富,造型也更精美。

口弦琴之外,安宇歌还与团队成员协作,将宁夏的各类民间乐器——整理、复原。一团黄胶泥,捏成牛头形状,上开六孔,徒弟用双手轻抚,气息流转中,发出如塞上风声的浑厚音色。“这个乐器叫泥哇呜,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此外,还有篪子口弦、单弦琴、桦树皮鼓……至今,安宇歌率领团队研制口弦乐器上千把,复原宁夏地域性传统乐器三大类百余件。

这几年,安宇歌与儿子合作,成功复刻了陕西石峁遗址出土的4000年前绳振式骨制口弦琴,重现了古代人类的原始音韵。

“石峁口弦琴两端有用于固定拉绳的圆孔,通过拉动连接簧



安宇歌在演奏口弦琴。秦瑞杰供图

片的绳索,使簧舌振动并引发空气共振发声,按口弦琴大家族中的演奏方式来分类,属于‘拉簧’。”工作室里,安宇歌展示石峁口弦琴的照片,这种口弦琴由兽骨制成,制作时需经过切磨骨片、剔刻簧舌、钻孔等工序。“簧舌的精细度直接决定音色质量,而石峁口弦琴厚仅1毫米—2毫米,中间嵌着一个又细又薄的簧片,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绳振式自体发声结构。”

“复原过程,材料成为一大难题。”为了复原古人类的原始技艺,安宇歌和儿子依次尝试了马骨、鹿骨、牛骨,制作过程不能用机械类工具,尽量用原始的加工

方法,一点点刮磨,最终得到最接近出土文物的口弦琴。

复原而来的石峁口弦琴,从结构到演奏方式与当今别无二致。“4000年没有变化,与宁夏现在流行的绳振式竹制口弦琴相比,只不过少了一个增加音色的小配重块。”安宇歌说,这样的“活化石”,为研究中华音乐起源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口弦琴是我们的魂。”工作室里,安宇歌的案头堆满口弦琴和手稿,其中既有自己采风的泛黄笔记,也有儿子设计的彩绘琴体。

琴声如丝,缠绕着六盘山的云雾、黄河岸的沙砾。

(据《人民日报》)

## 鸣音喇叭代表性传承人刘国福

湖北省南漳县春秋寨,群山之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鸣音喇叭代表性传承人刘国福身着红色乐师服装,站得笔直。随着他手指如蝶舞般起伏,不同节奏的音乐从乐器的碗口迸发而出,响彻山谷。

“这个乐器叫作鸣音喇叭,有3000年的历史,刚刚演奏的音乐,就是古楚国宫廷的音乐。”一曲吹罢,刘国福对记者说,“千年的古乐里,承载了古今无数的悲欢离合,值得一代又一代人传承。”

刘国福今年69岁,16岁时,父亲正式将鸣音喇叭教授给他。“鸣音喇叭主要是以家族乐队的方式传承,到我这一辈,也必须坚持。”从小受到鸣音喇叭熏陶的刘

国福,心里对传承这项技艺期待已久。

吹奏一场鸣音喇叭,时间可长达半个小时,中途不允许间断,首先就要求演奏者必须学会“偷换气”。为了督促刘国福学习换气,父亲端来一碗水,拿根管子让刘国福往里吹。“必须在碗里吹出泡泡来,并且半小时内让泡泡不破裂,才算成功。”刘国福说。

父亲要求严厉,刘国福自己也刻苦努力,没多久他就学会了这项基本功。鸣音喇叭并非独奏乐器,每次演出都和长号、边鼓、包锣、大钹、小钹、勾锣等乐器一起组合演奏。“甩马锣”,即打击乐与管乐的精准配合就格外重要。

可鸣音喇叭自古以来无乐谱

记载,全凭一代一代的乐师“哼唱”来传承,对于从没学过乐理知识的刘国福来说,学好“甩马锣”的挑战更大。

“我只能下‘笨功夫’,将父亲演奏的曲牌一个一个记下来,然后自己再独自练习、揣摩。”就这样,经过一年的时间,刘国福就能跟着乐队一起出去演奏。

在古代音乐宫、商、角、徵、羽中,鸣音喇叭的主音是“徵”音,旋律热烈、欢快、活泼、轻松,加上鸣音曲调繁多,有长调短调之分,要想演奏出良好的效果,练习与思考缺一不可。

“我把曲牌的意象用笔记本记下来,如曲牌《虎报头》需模仿猛虎低吼,曲牌《叶叶落》要呈现

秋叶飘零的萧索感。”刘国福说,技艺不断精湛之后,他也开始带队伍演出,后来逐渐成为鸣音喇叭第四代传人。

父亲去世后,传承鸣音喇叭的重担就交到了刘国福和弟弟的肩上。刘国福和弟弟主动打破了鸣音喇叭几千年来“传内不传外”的旧规,在附近的县市带徒弟,并组织鸣音喇叭学习班。

与父亲一样,刘国福教徒弟非常严格,对口音、手音、揉音等,他都要求做到严格精确,每个音符和乐句都不允许马虎。

如今,刘国福仍活跃在乡间舞台和各类赛事展示。刘国福说:“只要有听众,手艺就不会失传。”

(据《人民日报》)